

# 美的浪漫与风骨

## 说古论今

□ 本报记者 于国鹏

春节假期，有很多事件很多话题与往年大不相同，比如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，比如春晚的舞蹈节目《只此青绿》，美不胜收，占尽风流，它们对中华文化的阐释与表达，值得回味，引人遐想。

冬奥会开幕式赢得一致称赞，不少人感慨“欠张导一张电影票”。张艺谋执导的电影《狙击手》春节期间上映，与同期上映的几部影片比较，票房一般。很多网友觉得，《狙击手》拍得很好，但票房之所以不理想，主要还是因为张导忙着冬奥会开幕式，没时间给影片宣传，没形成足够的关注和关注度，所以，既然张导给大家创作出一场这么好的开幕式，又没有其他办法表达一下感谢，怎能不去影院表达一下对张导的支持！

冬奥会开幕式构思之巧，令人惊叹，尤其是高科技加持，营造出梦幻般的场景。立春的一丛新绿，黄河之水天上来，浪漫，无开闭幕式就讲了一句话，“全世界不同的雪花汇聚在北京，成为一朵人类共同的雪花。”这个雪花，既是故事的载体，也是故事的灵魂。在整个开幕式过程中，雪花一直在场内飘舞，故事就在这样的场景中，从不同角度徐徐展开。

当然，这个故事也与以往大不一样，立意更高，境界更远，渲染出大气象，彰显着大格局。仪式前的表演《一起向未来》，属于开门见山的点题之作。这个节目的标题看似少一个主语，其实指代清清楚楚，是谁一起向未来呢？自然是大家。这个开幕式正是告诉大家，“我们一起向未来”。对此，张艺谋有清晰的阐释。他说，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不再像过去那样谈五千年我们还

有强烈的愿望，说我们有很多家底，向世界介绍自己。但这次我们大声地说出“我们”，就是全世界人类。开幕式不再只为我去表演，而是为了你去表演，为了大家去表演，文化自信就表现在这上面。

开幕式还有一个节目《雪花》，几百个孩子举着“和平鸽”，与雪花一起自由飞翔。张艺谋用极唯美的语言描述这个节目，“孩子们像雪花一样璀璨，像星空一样自由，在全场跳来跳去，像打雪仗一样玩耍。看着万千雪花，万千星空绽放，你会觉得很浪漫。”张艺谋说：这样的表现都是没有过的。过去我们不几百个人排个队，整齐划一，好像都会说“演得不好”。现在，我们敢这样想，敢这样表现，不怕别人说，不在乎别人怎么评价，我们认为会感动人。这确实是我的心路历程，坦率地说，在我身上就体现了文化自信。

如果说，张艺谋对开幕式整体创意的阐释与点评，是一种特别持重、特别理性的表达，那么在谈《雪花》时，对自己心迹的坦露，则是一种非常亲切、非常感性的呈现。无论是感情还是理性，都透露着真诚与真实。对艺术家来说，这种真诚与真实能够让他们卸下自己戴在身上的“枷锁”，丢掉“为文而造情”的矫情，进入“为情而造文”的理想状态中。在这种状态下创作，才能让作品如“烟霞天成，不劳于妆点，荣华格定，无待于栽培”，有一种天生丽质之美。

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，还有今年春晚的舞蹈节目《只此青绿》，好多人直言被“美哭了”。在微博上，多个相关话题迅速冲上热搜。接着，又是一拨全网挑战“青绿腰”的热潮。这个节目何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？当然首先还是构思之巧与惊艳之美。同时，主创人员在充分自由与高度自信的状态下，以舞绘形，以舞凝神，以舞写意，让作品呈现出丰厚的文化意蕴与高远的艺术意境。

舞蹈《只此青绿》并非专门为春晚创作的一个作品，只是择取了大型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的小小一部分。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由故宫博物院、东方演艺集团等联合打造，创作灵感来源于北宋画家王希孟的名作《千里江山图》，主创团队经过近两年的努力，终于把这部作品呈现在舞台上。去年底，《只此青绿》曾经在济南的山东省会大剧院、青岛的青岛大剧院分别演出两场，观众反响热烈。虽然看过的都说好，遗憾的是，看过的人总体不算多。《只此青绿》还显得有些“小众”。直到这届春晚，短短几分钟的亮相，犹如惊鸿一瞥，终于爆红。

山水画《千里江山图》，本身就有强烈的传奇色彩。这是王希孟的唯一一件作品，创作这幅画时王希孟才18岁，之后不久就去世了。关于王希孟以及这幅画的信息不多，而且只是来源于蔡京在画上的简单题跋。按蔡京题跋中的说法，王希孟曾得到宋徽宗赵佶的亲自指点，“上知其性可教，遂诲谕之，亲授其法，不逾半岁，乃以此图进。”这些内容还是相当可信的。其一，宋徽宗在书画方面造诣颇深，亲自主持画院，经常对画家进行指点，而且见解都极精到。据史记载，他曾召集一众画家画荔枝孔雀图，众人所画孔雀登墩时皆先举右脚，他看后以为“未也”。众画家都非常惊讶，但实在弄不清楚到底哪里不对。宋徽宗这才告诉大家：“孔雀升高，必先举左。”从这个故事可推知，宋徽宗曾经亲自指点过王希孟，是非常可信的。其二，宋徽宗论画强调法度，要点之一就是要求形似。王希孟的《千里江山图》在艺术特征上也符合这一点。整幅画的构图经营，无论江河山川还是亭台人物，造型与比例都非常严谨，这大概也与遵从宋徽宗的要求大有关系。

从传播角度来说，这些传奇元素无疑是很大的卖点。但是，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的创作，显然并没过度渲染这种传奇色彩，而是把重点放在艺术品性上。一幅画，一台

舞剧，虽然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，它们的艺术语言不同，表达方式不同，但艺术意境是相通的。在画与舞之间，艺术家还巧妙得，以形写神，最终达到形神一体，情景交融。《只此青绿》搬上舞台后，更打动人最感染人的地方，确实也并非其传奇色彩，而正是画与舞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意境之清正与雅致之美。

在文化意义上的深度思考与挖掘，又使作品的品质获得超越性提升。舞蹈诗剧《只此青绿》来济南演出时，导演韩真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，这部作品以美的方式传递东方气质、中华美学的概念，作品的形式也是内容的一部分，欣赏这部作品时，如果是内容的一部分，欣赏这部作品时，如果是一位传统文化爱好者，或者非常喜欢古诗词的话，可能会在看到某些画面的时候，脑海中不断跳出一些热爱的诗词片段，也就是说，“观剧的同时，你的内心深处会生发很多内容，我觉得这会与你以往关于其他传统文化的爱好一下子契合、连贯起来，可能也是这个戏最大的力量。”张艺谋在谈到冬奥会开幕式时也说，“一朵雪花”“和平鸽”的故事，其实源自关于文化自信等内容很深的思考。思考不再去“秀肌肉”，不再去炫技，不仅仅局限于好不好看，而要去想什么东西最能打动人，什么东西最能真实地反映中国人的情怀，反映我们所有的一切，也包括我们的美学理念。

无论是冬奥会开幕式，还是《只此青绿》，包括《千里江山图》在内，这些作品让人回味的，还是其中的文化底蕴。正是这种底蕴的滋润，让作品情感丰盈，风清骨峻，既展现出动人的美，又具有感人的温度。



□ 逢春阶

礼失而求诸野之“野”，我更愿意看成是散落在民间的传统民俗、草根文化，因是“野生”，也便山野之趣。看罢山东省文联集结艺术家打造的齐鲁民俗网络春晚，让我心头一热的，也恰恰是“野”，散落在沟沟坎坎上的“野”，扎根在人们心头的“野”，从博物馆展柜里、史志上、家谱中走到舞台中央的“野”。它没有一般晚会的“闹”，只是沿着黄河流淌的方向，展现出两岸老百姓的喜怒哀乐，展现对“人伦日用”的眷恋与喜爱。

独一无二的美，才是真美；扎根泥土的绽放，才是绽放。

晚会以黄河为主线，贯穿“魂”“韵”“情”“梦”“美”五章，让黄河形象清晰地立在舞台上。如《黄河夯号》+《黄河颂》巧妙地把山东阳谷6名农民质朴的号子和钢琴加古筝演绎的《黄河协奏曲》相结合，铿锵奔涌的钢琴曲中添加了黄河夯号“野”的粗糙，高亢雄浑，伴以古筝曲演绎隽永流淌，一曲下来，令人内心激荡。以黄河安澜大背景下原型人物创作的歌曲《村长外号叫“老邪”》，歌词以正话反说的“野”趣，为那些担当奉献的新时代基层村干部画像。结尾歌曲《黄河万古流》，是著名作曲家李云涛的最新奉献，歌唱家黄华丽倾情演唱，仿佛是山野吹来的春风，将黄河两岸万物吹醒。

沿黄的村庄，就像一粒粒珍珠，让黄河这根金线穿成了项链——民间艺术的项链。我看到木版年画、剪纸、织锦、花布印染、泥塑、面塑等造型成为大屏幕背景，这些凝固的风景里掩藏着黄河的踪迹，黄河的风采，东明舞狮、吕剧、魔术、武术、京剧、鲁西南吹打乐、琵琶古曲、胶州秧歌、海阳秧歌、鼓子秧歌等让人目不暇接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泰山皮影戏，皮影戏传承人范正安那忘我的表演让人惊叹，“脑子里想着词儿，嘴里唱着词儿，手里舞着人儿，脚下踩着锤儿”，五官、四肢、头脑一刻都不能闲着，那功夫，真是“野”味十足！壬寅虎年，哪能缺了虎元素。布老虎、年画虎、剪纸虎、锡雕虎、胶东大倬倬虎、琉璃虎、砖塑虎等点亮舞台。拿着“泥叫虎”，身穿虎头鞋头戴虎头帽的小孩子共同玩耍。我体会到了乡野之趣。

国民之魂，文以化之；国家之神，文以铸之。怎么化？怎么铸？需要反复提醒，如春雨润花，清泉溉稻。剪窗花有什么含义？“压岁钱”的说法是怎么来的？过年为什么吃素馅饺子？大年三十为什么不倒垃圾？大年初一为啥讲究不动火？大年初二回娘家，为啥说“娘家舅大”？大年初三“老鼠嫁女”的故事，你知道吗？大年初四有什么忌讳？晚会中的嘉宾，追根溯源，娓娓道来，说得有滋有味。

新颖的形式，能增加内容的分量。齐鲁民俗网络春晚的形式，强化网络特性，注重网络传播特点，我用一句话概括：民间艺术+区域生活+区域美景+融合设计，现代艺术+非遗传承+嫁接创新，让人们看到了传统文化的时尚表达，不是传统意义的视觉再现，而是多媒体多层次趣味化娱乐化的表现。

“黄河多像站起来的一片海”，这是诗人眼中的黄河，让黄河这一躺着的形象站立起来。齐鲁民俗网络春晚也如此，熟悉的场景、熟悉的旋律陌生化，用时尚元素赋予黄河两岸的微小碎片以存在感、整体感、时代感。比如VCR先导片——《山东年 中国年》以孔府过年的民俗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为切入点，片中融入黄河、汉服、非遗等元素，运用时尚大片的拍摄手法，将山东传统民俗进行了一个网络时尚表达，透出个性化的诗意之美和悠远之思。受到民间编织手造类非遗的启发，主创在传唱历史悠久、齐鲁地域特色鲜明的山东民歌《赶牛山》《打枣》《包楞调》中加入山东民俗的鲁绣、鲁锦、印染、柳编、草编等民间编织技艺元素，进行舞蹈编排设计组合成《编织梦想》。京剧念白、青衣与传统舞蹈演绎的《琴台高会赏牡丹》，把牡丹文化和诗词文化进行了有机融合，《戏韵魂魂》把中国文化爱好者俄罗斯安德烈一家三口、吕剧和武术捏在一起，真有了“野”韵。

著名作家莫言曾到黄河口，由衷感叹：“黄河入海处，必有大文章。”可以说，以“黄河入海、盛世新春”为主题的齐鲁民俗网络春晚，也是一篇大文章，是献给观众的美好礼物。



# 《跟着唐诗去旅行》：诗歌丹田

## 阿玉 点映



□ 王文珏

2020年，BBC曾推出一部纪录片《杜甫：中国最伟大的诗人》。纪录片用一种非常

诚恳的、对杜甫中晚年生活轨迹的追踪，试图“以外读内”，传递出西方视角解读下的杜甫。当时纪录片的效果是令人惊讶的：人们讶于海外对杜甫理解很深的专家学者，甚至普通人，都远比想象中多；在新视角中，杜甫的人格魅力、文学成就，在诸如“酒神”“日神”“莎士比亚”等比较联系中，呈现新鲜而不失通透的意义。观众会有种他们竟然从另一条道路抵达了罗马的感慨。

2021年底，央视推出的五集纪录片《跟着唐诗去旅行》，以相似的追寻，提供“以内读内”视角下的解读。纪录片以杜甫、孟浩然、王维、岑参、李白的顺序，约请诗人西川、书法家鲁大东、学者郦波、杨雨以及作家韩松落分别进行伴随式游历。

诗歌是诗人在时间与空间里，对一切感受的吐纳。当隔着千年，诗人逝去，时光不再，而我们仍拥有那些隽永的诗句和亘古的空间。重新去走他们走过的路，人们对诗歌和诗人的理解似乎都多一重维度，增添很多具体的想象。从天水到成都，从西安到新疆，从武汉黄鹤楼到温州北鹿岛……壮阔的山水在镜头与诗歌里徐徐展开。

被动的。杜甫带着家人从天水向成都出发，被时代的洪流剧烈冲击。在今日三峡，江山大貌其实没有质的变化。纪录片采用许多高空镜头，西川乘坐的轮渡随波奔流而下，无人机忽然拉起的视野，收入两岸葱郁的青山与更远处的苍茫水线，狭长的辽阔是难以言说的孤渺。这种视觉冲击是震撼的，它让人忽然明白山水与时间同在的奔涌是怎样的，而那些伟大的诗句中，诗人好像天然就拥有了这样的视野，拥有更高阔的视野下对时间与空间的俯瞰与抒怀。

巴蜀之地，杜甫的日子时好时坏，却始终贫困。在夔州，他写下400多首诗迎来创作巅峰。“无边落木萧萧下，不尽长江滚滚来”这样既悲怆又肃杀的句子，让杜甫的长江成为某个秋天唯一的长江。西川的行程，仿佛探入到时间和杜甫生命困境的内部，去还原那条江、那个秋天，仿佛亲眼看着这些山水，被悲号的大风吹拂，才能更明白诗人经历了什么，又如何将一个人的痛苦化作对人间所有痛苦的体察与悲悯，辽阔成诗行。

其他四集也是以这种人文与山水交织的格局拍摄的。在《孟浩然：故人》一集中，我们一路领略着孟浩然为期四年的游历。他科考失利，从故乡襄阳出发沿浙东的漫长旅行治愈着失意的心。他走得很慢，大多数时候需要乘舟，湿润的山水，似乎带来了更多静气，他用安静体察一切，抒发一切。书法家鲁大东追寻诗人的缓慢足迹，找寻山水在晨光或夕阳时分那些微微却充满灵意的偶然，这些瞬间在千年前存在，千年后依然存在。萧瑟落寞的小岛，

日暮烟渚的江上，人到中年所求不得的自我寻找，却让诗人越来越收获诗歌本身的温暖，也最终让这段旅程显露出生命怀璧的最终真意。

特别让人感动的，是诗人故乡或者旅途中渊源很深的地方，从县城到乡村人们对诗人的纪念，以及许许多多散带自珍的民间研究者。如果不是纪录片带来出镜机会，满心满口对诗人的理解，细致到对一块碑一行字的揣摩、考据，都不会有人知晓——他们是那么可爱。这样的研究无论高不高深，有没有学术价值，都充满一个诗歌大国该有的、最沉潜的样本。乡野或者江湖，一样爱诗，爱那个曾经到过他们的土地，在那里寄居过的伟大灵魂，爱那些从幼时起就在祖父口中流传下来的传说。对诗歌和诗人的骄傲与赞叹，是传统文化里近乎神圣的一部分，证明了现代生活里从未丢弃的珍贵。

五集纪录片，每集侧重点略有不同，有的偏于旅行和自我对话，有的重在诗人的理解和想象。它没有追求专家级别的注解剖析，只以旅行作为注解穿线，带来的山水和诗歌鉴赏都是耐看的。当然，有没有对文学的实景体验不影响对文学本身的理解，比如“醉后不知天在水，满船清梦压星河”有可能比实景更美，而沈从文笔下的“边城”，或者说人心中的边城，永远比真边城隽永。但这部纪录片仍以优美壮阔的镜头、深入浅出不聒噪的旁白，启发人们去触摸诗人丹田，理解他们如何在时光、山水、阅历的交互里，吐纳出那些永恒的美和感动。就凭观看后萌生出对五位诗人更鲜活、切肤的感受，这部纪录片就实属值得。